

私人聊天

人过五十，流水沉沙

落雪桐

时间流水，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流走岁月，如同新年到来一样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该走的留也留不下，生命的意义或者说价值，就在于岁月流经的过程。而这个流过程，其实就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勇气的面对，一种正视自己目光的流程。坦然面对自己，从容面对别人，理性面对世界，说起来容易，其实需要爬过几重山，蹚过几条河，淋过几场雨，流过多泪，人生才能有所感有所悟。

近读培光老师散文《像春天一样》颇有感触。他说：“按国人的算法，大年一过，我就五十了。”而我自己也要说，大年一过，我就过五十岁了。是啊，多不情愿，年龄就在那摆着呢，岁月正在流逝着呢。俗话说：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而我总比常人慢了一拍。人过五十，总会停下来正视自己，然后再回头望来时路，人这大半生就算过去了。

人前看到的往往是光鲜的一面，而身后没有提及，或者被回避的，常常有些虚度。比如，自己实际生日就比身份证上的生日大一年，而自己常常默认了身份证上的生日，这样就感觉自己人生虚度就少了一年。

说到虚度，自己委实是虚度了。出生乡下，9岁才上学，小学三年在本村，四五年级不得不在外村就读。到了初中，英语没学好，小学时的优生掉了队，初二复读一年，而自己竟又读了三个高三，才勉强被吉林大学专科录取（吉林大学在辽源合作办学四年，招生三届）。大二时，自己又向学校提出申请，由俄语专业调整到经济管理专业。屈指算来，自己在求学阶段就比常人虚度了四年时光，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呢，青春年华转瞬即逝！

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专生，并不卑微。我就读县重点高中，班里升学率不足25%，还包括升入中专的学生。自己毕业分配到市供销社，转而去下属单位锻炼，一去不返，从此与体制擦肩而过。其后又错过几次进体制内的机会，也没能勇敢地走出去，再后来入职公益岗位。一路走来，趟趟起起，本职工作虽做得还可以，也获得了市级一劳动奖章，却一直也无法突破，幸好业余喜好上倒是有些成色。

人过五十，总会不自觉地盘点下自己。有辛酸有苦乐，有无奈有喜忧，有尴尬有得失，只要努力了，就不悔来去匆匆。有幸与文学结缘，让自己一步步充实起来，开阔起来，也丰富了起来。自己欣慰的就是办刊物，出报纸，做微刊，为全国的文学爱好者搭建梦想平台，在帮助别人的同时，自己的价值得以呈现，自己的人生也有了起色。

人生是一个过程。曾帮助过的文友不知不觉就陌路了，很好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，甚至曾恩泽过的人背地里莫名其妙就把你给黑了。当时耿耿于怀，人过五十，现在想想也就不足为怪，一笑了之。其实人都是不能脱俗的，也说过违心的话儿，办过违心的事儿，也曾或者正在为了某些虚名拖累着，为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，还在忙碌着……如此等等。

人过五十，往事可堪回首。有过童年快乐而艰苦的美好时光；有过朦胧、青涩、心动，甚至刻骨铭心的记忆；有过茫然徘徊，有过孤独疼痛，也有过执念与无怨无悔的历历在目。瘦骨嶙峋也好，偏执倔强也罢，宁愿树上的柿子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宁愿在风中守候千百次寒来暑往。

人过五十，回头看看还真是愧对妻儿，没能给妻子更好的生活，没能给儿子更多的铺陈。妻子在城里长大住惯了楼房，婚后和我租平房住还经常搬家，委实苦了她。一次和妻子走在大街上，她感慨道：辽源这么大，楼房这么多，就是没有咱们的住处啊！还记得某一年的八月十五，人家欢天喜地过中秋节，家里置办了好多物品，而自己和孩子对坐床前，兜里只有几十元钱，那窝眼泪啊，只能往肚子里咽着咽。

要说最愧对的人还是父母。含辛茹苦地供我上大学，在城里工作，还没等我有能力孝敬父母、有精力陪伴父母的时候，父亲、爷爷、母亲三位至亲却先后因病离世，时空隔绝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和折磨啊！正如自己在一首诗中写道：

妈妈，妈妈——
父亲早您七年走了，丢下您走了
而我，却没能替您老人家照顾好您
总是这事儿，那事儿，忙这儿，忙那儿
电话里也总嫌您，絮叨这儿，絮叨那儿
妈妈，妈妈——
今后还有谁絮叨我啊……
喊一声爹，叫一声妈
儿还没来得及尽孝，你们就都走了……”

眼泪肆意流过后，自己又敲起了键盘。父亲走了近十年，母亲走了两年有余，如今家庭也算衣食无忧，住上百余平方米的高楼，儿子在省城就了业。虽然和妻子一样每天辛苦工作着，但生活总算平静安宁了下来。

人过五十，尚未言放弃，人生还有没实现的梦想，还有希望的光芒在不远处闪烁。若心气还在，热情还在，精力还在，还有份力所能及，自己也许再为文艺出份力，发份光，然后就全部放下。以后的日子就养养鱼，弄弄些花草，在阳光的午后读读书，品品茶，写写诗歌、散文、短评，陪陪老伴儿，哄哄孙子，最后安然回到父母身边，也不枉人生一世，来去一回。

木刻《同赏一轮秋月明》

赵宗彪

12240个饺子

张继平

人间真情

慕哥是我当兵时部队医院里的老政委，比我大不了几岁。那年的出差途中，慕哥受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住院一查，医生确诊双肾坏死，于是换了肾，退下来安置到军休所休养了。以前180斤的大体格，此时瘦成了110斤，慕哥的任务也变成了每天小心翼翼地活着。能否度过危险期，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业余时间到医院或者家里与他聊天陪护，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。

换肾的人要忍受经年累月的自身排斥反应，不能有半点差池，甚至一个感冒都承受不起。所以，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他就是待在家里，尽量不与外界接触，尤其是人员比较密集的公共场所。家人们时刻叮嘱着他，看得死死的。

忽一天，我因公负伤高位截瘫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本来是我护理他，如今却反过来了他护理我。当然，他选择护理我的项目不能像我护理他那样背着、抱着、搀着，而是亲自给我包饺子。这一包一送一周一包，就是指缝间悄悄溜走的4年多时光。

寻常百姓，谁家还不吃顿饺子呢？这件事说起来是小事儿，可天长日久坚持下来就不是小事儿了。别说是为了战友，就是为了亲人父母，也未必能多年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。可是为了我这个重度伤残的战友，慕哥却破天荒地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。为此，妻子和慕哥不止一次鼻子不是鼻子、脸不是脸地急眼，慕哥都是嘿嘿一笑，随即把口

鼻捂个严严实实，拎上饭盒风风火火地出了家门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源自当初我护理他时的一个承诺：“如果哪一天我俩上了战场，危急关头，我一定为你舍身挡子弹；如果哪一天咱俩受了伤，生死难料，我一定用最后的力气把你背回安全地带。”如今我躺下了，慕哥却硬挺着站起来了。

慕哥早就知道我最爱吃饺子，就想着法儿、换着样儿，包各种馅的饺子给我吃。慕哥从网上下载了地道的东北水饺教程，向家人请教，去水饺店品尝观摩，买齐各种调料和饺子粉，怕绞肉机影响了饺子味道，就用刀剁，练了又练，尝了又尝，感觉口味正宗了才开始下厨忙活。

清晨，慕哥早早起床，推上购物车到几里地以外的早市，猪肉要前槽，牛肉割牛腩，羊肉选大腿，鸡蛋必须是农村笨鸡下的，调料要没有色素、不含防腐剂的。送饺子前，他把蒜泥、醋和香油一并用小盒装好，明明有护理人员，他非得亲自站在病床前一个不落地喂我，吃完还要我给个诚实的评价。我评价好了，他就跟早市老板订下来，留下微信，哪天是杀猪、杀牛、杀羊，就哪天来取肉。

慕哥有驾驶证，可是没有车开。慕哥的儿子在国外读博开销很大，他没多余的钱买车，骑自行车又远，还不安全，再说体质也跟不上，就只能坐公交车了。每天早上，他从红旗街到人民广场，再换车到我住的医院，横跨朝阳、南关、二道、经开四个

区。完成送饺子的任务后，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93岁老父亲住院的病房接替妻子，这一来一回就是从日出到日落。看着慕哥硬撑着的面容，坐在轮椅上的慕哥的妈心疼得偷偷抹泪——儿子有重病在身，自己妈妈都舍不得支使啊！

受伤4个多月后，我转到北京治疗，慕哥才不得不停下送饺子工程。在北京住院7年后，我回到长春继续住院康复治疗，慕哥听到了这一消息，又悄无声息地继续送饺子，这一送就是4年。直到2019年1月4日我出院回家，才结束了长达4年3个月的暖心工程。

4年3个月，风雨无阻的204个单休日，马不停蹄的204顿饺子，3个人（两个护工）的饭量，按每人20个饺子计算，就是12240个饺子。这12240个饺子，需要多少斤面、多少斤肉蛋菜？制作、送这需要多少时间？一个换过双肾的人要付出多少汗水、多少煎熬，也许永远都无法算清。何况那和在里面、馅里、包在饺子里的战友情，怎么能称量得出呢？！

出院那天，慕哥早早地拎着饺子赶来送我。当我想给他一个拥抱时，护士与家人却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了救护车。慕哥呀，今生何止是欠您一个大大的拥抱啊！

救护车开动了，窗外一闪，隐约看到慕哥手里高高举着的还是那个非常熟悉的饭盒，瞬间，我泪如泉涌……

三姐

孔帆舟

人生况味

三姐一家家大口阔，嫁出去好多年，很少回娘家，来了也是住不得一天，便火急火燎地往回赶。我晓得姐对父母是有意见的，不要她参加工作，把机会让给别人不说，还做主把她嫁出去。父母病重的那段时间，她来住老家稠密些，却也只是住个两天——没日没夜帮着洗晒收，自己帮父母打针，把这边搞出个头绪了，就含泪与父母告辞。我有时自私地在心里怪她，怎么老是考虑自己那个家，却不多抽时间陪陪父母？在我未参加工作、父母又无力下田地的那些年，姐见我身单力薄，满是痛苦的表情，便叫姐夫不时地过来帮忙。可以说，那时的农活都是靠姐夫和亲戚们扛过来的。

平素没事时，姐好像与我没有关系似的，从不与我联系。我调到城里工作后，我们就一年难得见一回面。姐的孩子都大了，陆续离开了家。后来，她与姐夫俩也出来打工了。姐夫去了武汉，姐在县城找了个小旅馆搞内勤。对于这份工作，她很是知足和卖力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，拖地抹桌做饭，还为打麻将的客人倒茶水代买香烟，她一点儿也不烦。我去看她时，老板娘正跷着二郎腿看电视，老板娘说：“自从聘到你姐，我就轻松了，才做起了真正的老板娘。”姐感谢老板娘的知遇

之情，不时请人回家捎来橘子、板栗、菜豆等时令特产送给老板娘。我劝她不必这样投入，她说干就干好。

姐进城半年，因为旅馆一楼潮湿，便住进了我家。那时我家居室狭小，每天晚上，她睡在沙发上，妻子园老师多次请她去床上睡，她就是不肯，生怕打搅了我们的生活。每天清晨，她起得很早，轻轻地打扫卫生，细心地把地拖好后就悄然出门。

有一回，我听说姐要回家，便说我刚好下乡可带她一段路。她激动得一夜没睡，早上五点多就醒了，园老师责怪她不安分休息，她说：“我就是这性格，心里有点事儿就兜着，怕睡过了头。”我本是想让她免遭坐班车的劳苦，没想到，反倒耽误了她一晚上的休息。通常都是这样的，我替姐考虑一点点，她却放在心里想得很多很多。

姐若不是有难事，从不张口要我帮忙。有一次，姐对我说她大儿子与儿媳吵架，有一个月不说话了，说着说着就流泪了。我因为心情差，很不耐烦，便打断她的话，责怪她不该操心。她只是轻声说：“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。”就坐在沙发里，不再说话。过了两天，她又问我去说外甥没有。我说：“没有。你自己儿子自己管，你有几个孩子，一个一个管，你管得了？”她见我黑着脸，黯然神伤，也不啰唆了，带了门便出去。我只

好很不情愿地叫来外甥，提醒了几句。几天后，她大概是意识到了儿子的变化，每次进门都舒眉了许多，常常与园老师唠到深夜。我便又烦，要她们小点儿声，别这样影响人。两个女人居然自此说话声音就小了，每晚九点，我的鼾声便准时淹没在了那温馨的拉家常里。

当我有一点儿不适，脸色有些难看，不想吃饭时，姐都显出母亲般的嘘寒问暖，那情形让人想到郎中有割补之心，又不免生出几分烦来。历来，我不习惯别人婆婆妈妈，也没养成细体贴他人的习惯。她是菩萨心肠，我是铁石之心。菩萨心肠是不图回报的，我对这个“菩萨”回报的通常是冷淡与厌烦。

有一天，难得坐在沙发上与姐一起看电视，我终于张开了紧闭的嘴，实实在在地问姐：“我这么冷淡对你，你怎么不讨厌我？”姐笑着说：“你可别嫌姐没文化，看到你，我心里暖暖的，你安安静静地让人安心。”

我常常下乡就顺路去看姐，姐每次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。每次都好一阵忙乱，点燃灶火，去楼上取腊肉，下河剖鱼，到菜园摘南瓜，脚不沾手不停，如同打仗。在我们品味绿色环保饭食时，她一个人躬着个腰剪着橘子，摘着板栗，拣着土鸡蛋，并把它们分装成一个个袋子，让来者每人一份。我知道，想推却也是枉然，就顺从了，这样她才高兴。

浪里个浪

高俊香

小小角色

海棠花开的上午，母亲给我洗了头发，坐在花枝边等待晾干。

她从烟囱桥上上搬了一节油条棍儿，用刀把一头从中间劈开，油条棍儿变成了一个小夹子。再在红红的火炭上烤，烤了一会儿，母亲拿着夹子快步走到我跟前，拽起我刘海儿的发梢儿，就往夹子里卷，一直紧紧地卷到发根。

母亲让我捏紧额头上缠着头发的油条棍儿。油条棍儿热得烫肉皮，但我忍着，我知道母亲在给我烫头发。

有一回，邻居婶子去赶集，就这样卷过。油条棍儿的热度，把头发上保留的香腩子味浓浓地蒸发出来，没干透的头发也淡淡地冒着热气。

“快有十分钟了吧？我的胳膊都举酸了！”我喊母亲。母亲告诉我油条棍儿不热的时候再叫我。我就进屋爬上箱盖儿，趴在大镜子跟前看自己。想着一会儿额头上就堆满“浪花”，心里不禁欢喜。

我喜欢那样的“浪花”，屯里的婶子有好几个烫头发的，满头的浪花一直流到额头，她们每天给浪花抹头油。

她们的头发本来就乌黑油亮，再抹上头油，都能照出影了。

她们抹的头油淡粉色，有一股浓浓的香味，装在一个小巧而又剔透的玻璃瓶里。玻璃瓶里还养着一朵红色的小花，特别好看。我一直认为它是一朵真花，直到小红把她妈妈的头油瓶打碎了，才知道那是假花。

母亲轻轻地打开卷头发的油条夹子，如黑绸缎的刘海儿向倦成蘑菇头。

她用两根手指夹住蘑菇头，轻轻地抖，蘑菇头便开成一朵朵浪花。

无数的浪花在我的额头高高叠起，有几朵流向左侧的鬓边。母亲还摘了几朵海棠花给我别在辫子上。然后仔仔细细地端详着，满眼的宠爱。

我稀罕地用手摸额头上还带着温度的浪花，丝滑、柔软、蓬松。难怪烫发的婶子们没事就爱往自己的头发摸一把。

小手只敢轻轻地摸，怕把浪花压倒，还不敢低头，怕一不小心浪花掉下来。

我炫耀地去东邻小红家，又和小红去西邻小瑞家。她俩羡慕极了，也要烫。我就跑回家给她们一人搬一段油条棍儿。来来回回路过她们的窗户镜子前，都会不自主地放慢脚步，得意地往里偷瞥一眼自己。在小红奶奶的帮助下，她俩的刘海儿也堆起了浪花。

我们面带羞涩，手托春风、脚踏花香，在屯子里跑着、笑着。花儿都自觉逊色，飞下枝头。此后，我们经常三五成个地聚在某一家的灶坑门口，点一堆火，烤油条棍儿，然后你给我卷，我给你卷。有时候油条棍儿烤大了，头上便着了火，赶紧扔到地上踩灭，油条棍儿还冒着滋滋残留的烟儿，便又拿起来不管不顾地往头发上卷，烧出焦味是常有的。

后来我们又学会了大人的新发型“高山流水”，又叫“薄片儿”。就是把长长的刘海儿，从发根处向上梳起寸高，如山峰一样挺立，喷胶定型，余下的刘海儿再像流水一样流向鬓边。

“高山流水”不好做，我们又没吹风机，又没定型胶。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适合做这样的发型，洗湿额前的刘海儿，梳理定型，然后站在冷风里“冻”。

人在外面冻得哆哆嗦嗦，头发也定了型，可一进屋里，很快就化塌下来，相比之下还是卷油条棍儿适用。

经常飞卷起的浪花，让小小少年心中涌起快快乐乐的涛声。

时光飞逝，我也飞驰到了初中的门口。

一两千人的校园里，有女学生大大方方地烫着大波浪，只是她没让波浪随意在肩头涌动，而是用一根皮筋束于脑后像奔泻的瀑布。额头的浪花伸成浅浅的波纹插进瀑布的源头。

我没钱去理发店烫发，也不敢。我自问没勇气像那个女同学那样，敢正视别人异样的目光，假装听不见别人背后的议论。

双休和寒暑假里，大人都出去忙的时候，嘱咐我在家写作业，这是没人约束着的自由空间。还是老方法，用油条棍儿烫头发，刘海儿、发梢儿、头顶，都卷个遍。

反反复复在镜子前卷、梳、照，时而浪花都堆积头顶；时而像宽阔的溪流奔泻脚下；时而又盘旋在肩头。

约莫着大人快回来了，就赶忙把头发用湿巾抻直，梳好……

不觉中，人到中年。

清霜挤下玉搔头！突觉一切的装饰都是多余。岁月深情相赠的霜花才最华贵、华美。

从容地让自身尊贵的奢华显露吧，相比之下，曾经是那样的浅显、羞涩。

